

北京地区明北京营建物料采贮地略考 ——兼论北京地区明北京营建物料采 贮遗产群的保护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 Procurement and Storage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Heritage
Groups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Procurement and Storage Plants in Mi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

王毓蔺

Wang Yulin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3 Vol.24

故宫学刊

二〇二三年 第二十四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北京地区明北京营建物料采贮地略考

——兼论北京地区明北京营建物料采贮遗产群的保护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 Procurement and Storage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Heritage Groups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Procurement and Storage Plants in Mi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

王毓蓁

Wang Yulin

内容提要：

明代北京营建，取征物料于四方，输京物料多积贮于京师诸厂以供营造。同时，北京地区也是砖瓦料的重要烧造地和营建石料的最重要采办地，更是几乎全部营建灰料的烧办地。依据文献材料及实地踏勘，初步考证出今北京地区的明代北京营建物料采办地和收贮厂地，复原明代北京营建史上物料采贮的关键环节，并为北京城市史和文化遗产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北京地区 明代北京 营建 物料采办地 收贮厂地 遗产保护

ABSTRACT:

To build the capital city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materials were sourced from all across the country, and were primarily stored in the city at a string of locations. At the same time, Beijing in its own right had been a major place for firing bricks and tiles, an important source place of building bricks, and a manufacturing center of almost all construction lime mortar. According to literary materials and field survey results, the paper preliminarily identifies sites for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materials and locations for storing construction materials in today's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so as to untangle the key mysteries in obtaining and storing construction materials in the Ming dynasty Beijing,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Beijing's urban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Beijing, Bei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construction projects, material procurement sites, storage locations, heritage protection

明代北京营建,自永乐朝营建北京宫殿始,有明一代在北京的内府、城垣、坛场、庙宇、公廨、仓厂、营房、山陵、京师沟渠、桥梁、堤防闸坝、运道及京师边墙等诸多官方及公共建筑设施的修造、维护上,其所征采木、石、砖、瓦、琉璃、灰料、苇课等物料品类繁杂、规模庞大、地域广阔、持续久长、采办方式纷杂、经费征索纷纭,远超历代。深入研究明代北京营建中的物料采办,对理解中国近古以来建材变革有重要参照价值。自20世纪初以来,中外学者相继有专著或专文涉及该问题,但绝大多数研究,考察讨论的范围主要集中于营建物料的来源地域变动、征用过程、采办方式变迁等方面¹,巨量营建物料输京后的收贮征用过程,迄今尚未引起重视,对北京地区的物料采办类目,目下研究仍属有限。²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全面梳理明代北京营建物料输京后的收贮厂地,考察其地望,征索其沿革,并整理归类今北京地区的物料采办类目,尝试复原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北京地区明北京营建物料采贮地分布概况,期为进一步深化明代北京营建史研究提供关键材料,并为北京城市史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一 明北京营建在京物料采办收贮地

(一) 木料采办和收贮厂地

明代北京营建皇木采办,以明代行政区划,大致涉及四川、湖广、贵州、浙江、江西、福建、山西、陕西等布政司和南、北直隶等地域。其中,前期采办的主要地域是四川、湖广、贵州(以上以楠、杉等木为主),山西(以松木为主),南直、浙江(以杉、竹等材为主)等地;中后期采办的主要地域为四川、湖广、贵州等地,浙、直亦间有采买鹰平架木及竹材之举,而山西已少有规模以上的采办,仅在真定尚有抽分榷木之所抽分少量材木或征银以供营造³。

1. 北京地区的木料采办地

密云雾灵山。至少在宣德间,今北京地区东北部靠近河北兴隆县一带的燕山山脉雾灵山一带,仍有一定规模的军夫在此采办营建木料。《宣宗实录》载:“宣德九年(1434)五月壬午,行在户部奏:雾灵山采木军夫工匠数多,月支口粮艰于转运,请召商于密云县黑峪口,新盖仓纳粮,不拘资次于淮浙等处支盐。……从之。”⁴时军夫工匠聚集于雾灵山采木,道路艰险,运粮不给,乃行开中之法,召商运粮于此,凭粮给付盐

1 关于明代皇木采办研究,见蓝勇等人专文。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研究》,《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明清皇木采办遗迹考》,《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李志坚:《明代皇木采办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关于明代北京营建烧造的研究综述,可参考王毓瀚《明北京营建烧造丛考之一:烧造地域的空间变化和烧办方式变迁》,《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2期。关于明代北京营建石料采办的研究,见陈喜波、韩光辉:《明北京城营建石料采办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王毓瀚《明北京三殿营建采石的重要史料——记河南浚县天启六年皇极殿采石摩崖题刻》,《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1期。

2 吴梦麟和刘精义对明代房山大石窝采石进行过研究,见吴梦麟、刘精义:《房山大石窝与北京明代宫殿陵寝采石——兼谈北京历朝营建用石》,《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陈喜波等人亦对明代北京营建在京采石进行过初步研究,见陈喜波、韩光辉:《明北京城营建石料采办研究》;王毓瀚对明代北京营建北京地区的采石和烧造收贮地有过研究,见其文《明北京营建石料采办地略考》,《故宫学刊》2019年第1辑;《明北京营建烧造在京收贮厂地考》,《北京史学》2019年第1辑;另孙雪等人对明清北京地区的皇木收贮地有过初步研究,见孙雪、李爽、李莉:《明清时期北京皇木厂初探》,《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高寿仙对明代北京营建物料采办收贮有过概述,见高寿仙:《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历史档案》2006年第4期。

3 (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二四〇,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091—4092页。

4 《明宣宗实录》卷一一〇,宣德九年五月壬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478页。

引。有明开中之法多行于边塞以保障边军军粮，时在靠近京师的密云临时行开中法，显见其时雾灵山一带采木规模较大，采木军夫人数众多，给养庞大，转输艰辛，亦知行在朝廷对雾灵山采木的重视。按黑峪口，即今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黑谷关一带¹。

2. 北京地区的木料收贮厂地

北京地区是明代北京营建木料的最终加工和使用地，除西南大木输运中的暂时性木料集散地重庆、荆州、芜湖、南京等地外，北京地区是最重要的营建木料收贮厂地。各地皇木水运至通州后，工部在通州水次设立通湾诸厂勘验木植，交收后，即由车户等运抵京师诸木厂，各木厂将木植收存备用之过程即谓收贮。车户、民车运来木植，凭运票、总单在木厂交接，所运木植即收贮在京师诸木厂。按有明一代，京师诸厂设立时间不一，各厂兴废无时，兹略考之。

(1) 神木厂。神木厂在永乐朝营建北京时设立²。《工部厂库须知》（以下简称《须知》）载：“（国初设立）先朝营建时有巨木蔽牛浮河而至，疑为神木，厂遂得名。地在城外，以便湾厂输运，岁时贮积以供取用，所积每多于山、台两厂（即山西大木厂、台基厂）。厂中木料每年出入盈□不等，难定数目……”³神木厂得名，有永乐初京师卢沟河出巨木⁴与四川马湖府出神木⁵两说，大约均是肇启灵迹以佐巨工的神佑之说。

嘉靖中期以前，明人称神木厂位置多在崇文门外⁶。嘉靖三十二年（1553）新筑京师外城，立广渠等诸门⁷。神木厂位置遂在崇文门东郊新立之广渠门外。《日下旧闻考》（以下简称《旧闻考》）载：“神木厂在广渠门外二里许，……乾隆二十三年（1758）御制神木谣……”⁸清人载“大通桥之南有皇木厂，属工部，岁遣官致祭。高庙有皇木谣刻石。木旧有屋，今圯，石栏尚存，木已朽”。⁹据此可推定明代神木厂之位置约在今广渠门外。明初立厂之时，未有外城，故曰在崇文门外，嘉靖以后，京师外城展拓，神木厂即在外城之东，故曰在广渠门外，大通桥之南。清代亦称“皇木厂”，民初地图已标记为“黄木厂”¹⁰，为地名转音（民初整饬地名，改皇为黄）所致。今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办事处辖下有“黄木厂”地片，当为明代神木厂之故地¹¹。

(2) 大木厂。按《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1436）以“行在工部郎中韩翼升行在大理寺右少卿，提督大木厂”。¹²正统四年（1439），“增朝阳门外大木厂军夫口粮”。¹³《明会典》载“朝阳门外有大木厂”，又载：

1 密云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密云县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255页。

2 （明）杨荣撰：《兵部尚书许公神道碑铭》，载徐弘辑《明名臣琬琰录》卷二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

3 （明）何士晋纂：《工部厂库须知》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23页。

4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五，嘉靖三十七年十月戊辰，第7852页。

5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九，上海书店出版社点校本，2001年，第523页。

6 《明会典》卷一九〇，第3851页；（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校点本，2001年，第15页。

7 《明世宗实录》卷四三〇，嘉靖三十二年十月辛丑，第7060—7061页。

8 （清）于敏中等纂：《日下旧闻考》卷八九，北京古籍出版社校点本，2001年，第1518页。

9 （清）震钧撰：《天咫偶闻》卷八，《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0册，第706页。

10 见《实测京师四郊地图》，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编，比例尺1:36200，民国四年（1915），1幅，92cm×120c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1 朝阳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12 《明英宗实录》卷一五，正统元年三月甲申，第289页。

13 《明英宗实录》卷六一，正统四年十一月戊午，第1162页。

“营缮所需木植……曰神木厂、曰大木厂即獐鹿房厂，堆放木植兼收苇席……”¹元明杂剧唱词曰：“出得齐化门，便是獐鹿房。”²据上资料可推考大木厂至少正统前已设立，约在朝阳门外獐鹿房附近，此地在通惠河庆丰闸北，向北即朝阳门通往通州之陆路大道，向南隔河与神木厂相望，水陆运条件均甚便利。厂房主要用来“堆放木植，兼收苇席”。民初地图上有獐鹿房之标记，今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北里一带，即为獐鹿房旧址，大木厂当在此附近。

正统一天顺年间之大木厂，收贮材木数量庞多。《英宗实录》载：“正统二年（1437）八月乙亥，行在工部奏：齐化门外（大木厂）积楠杉等木三十八万，而四方运者日至，覆庇不密，多为风雨所坏。乞发军夫修理厂房且监守之，庶不虚费财力。上是其言，诏发人夫一万，以安远侯柳溥总其事。”³自永乐末年三殿火毁后，宣德朝一直为重建三殿采备物料，在正统初重建三殿之时，备积材木规模数量自然颇巨。其间，大木厂之规模亦极为庞大。又载：“天顺三年（1459）十二月丙子，增盖大木厂房。初，以厂房三千六百余间损坏，命内官监右监谢范、工部右侍郎翁世资督工修理。至是，以新运木多，遣都督佥事赵辅督军夫一万名增盖四千余间。”⁴大木厂厂房多达数千间，其规模之宏大，约可想见。

由此，亦可知神、大二厂为前期营建贮材主要场所。《会典》曾载：“凡各省采到木植，俱于二厂（即神、大二厂）堆放。”⁵亦为其时二厂曾为贮放各省木植重要场所之明证。

（3）山西大木厂。《须知》载：“山西大木厂营缮分差，亦国初旧设，与神木厂同储材木，与台基厂同储材为造作之场。”⁶可知山西厂约与神木厂同设立于“国初”（即永乐初），厂房除收贮材木外，另还为“造作之厂”，即作为营建时木材加工场所。《胡同集》载西城阜财坊（有）山西厂⁷。《宛署杂记》载西城金城坊四牌一铺曰山西大木厂墙下胡同⁸。成化时，雨涝，水淹刑部监，其北墙“临山西厂界墙十丈”俱坍塌⁹。可知山西厂在阜财坊，南界刑部，其西墙界金城坊。徐莘芳《明北京城复原图》定其明代方位为阜财坊巡按察院胡同东¹⁰，在今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街道办事处大木仓胡同附近¹¹。

（4）台基厂。《须知》载：“台基厂营缮分差，与神木厂同储材木，与山西厂同储材为造作之场。查国初无，系后增设，以近宫殿造作所就，易于输运，一切营建定式于此，故曰台基。”¹²台基厂虽系后增设，至

1 《明会典》卷一九〇，第3847、3852页。

2 无名氏撰《十探子大闹延安府》，载（明）赵琦美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58年。

3 《明英宗实录》卷三三，正统二年八月乙亥，第646页。

4 《明英宗实录》卷三一〇，天顺三年十二月丙子，第6521—6522页。

5 《明会典》卷一九〇，第3852页。

6 《工部厂库须知》卷五，第523页。

7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第11页。

8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五，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3年，第35页。

9 《笞杖罪囚例该做工者出备工价修理监墙厅库例》，载刘海年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四册《皇明条法事类纂》，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10 见徐莘芳：《明北京城复原图》，又见《明北京城复原图建置资料表》，载其编著：《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第76页。

11 西城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221—222页。按朱一新曰“大木厂，厂俗讹仓”可知大木仓地名之演变乃由“厂”讹为“仓”所致。见（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12 《工部厂库须知》卷五，第524页。

少在景泰六年以前已有之¹，虽亦收贮材木，主要作为营建时木材加工场所，地在南熏坊东长安街路南²，在今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办事处台基厂大街附近³。

按台基厂，明代中后期以来，其职能曾有较大转变。《会典》载其为工部“大五厂”之一，早期“堆放柴薪及芦苇”⁴，主要用来收贮柴薪供内府、各监局柴炭及琉璃、黑窑二厂烧造之用，另堆放营建芦苇。嘉靖时，其柴炭办纳，“准招商买办，赴台基厂上纳”⁵。台基厂职能转变与明代北京燃料转换有较大关系。弘治间，丘濬即有石煤代薪之议，以“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议请惜薪司量纳石煤⁶。嘉万之际，从民间到内廷，已普遍开始使用煤作为新的燃料，京师西山一带民窑、官窑多设窑取煤，朝廷一度征收煤税⁷。《利玛窦中国札记》亦记录了万历间京师普遍用煤的事实⁸。这表明，嘉万时，京师出现了以煤代薪的燃料替代趋势⁹，内廷和各监局所需用柴炭，或量为招买，或多用煤代，柴炭需求量大为减少。万历初诏减内廷柴炭数量，裁撤惜薪司冗官，柴炭需求量减少¹⁰，则原来堆放柴薪之台基厂，其职能渐发生改变，以厂内“有砖砌方地一片”，盖为原堆放柴薪之地，自然成为明中后期营建收贮材木和木材加工的便利场所。

台基厂和山西厂在嘉靖后期逐渐成为收贮真定抽分材木的重要场所¹¹。更重要的是，因山、台二厂皆在内城，“以近宫殿造作所就，易于输运”，营建所需木材加工造作，当比城外神、大二厂便利许多。故城外木厂所贮材木，当营建伊始，往往将所贮之材再运往城内山、台二厂加工使用。正德末年工部侍郎赵璜水运永顺土司进献大木即“抵神木厂，拽入打截，运入台基厂造作”，可为明证¹²。

(5) 通湾诸厂。通湾诸厂包括位于张家湾之湾厂（皇木厂）、通州之竹木厂、（北）皇木厂等诸处木材收贮之地，通湾诸厂是逐渐形成的。永乐时营建采办木植水运或陆挽经过通州，多不在其地停留，直接解运京师神、大诸厂造办，但在通州本地设立抽分厂榷竹木¹³。约在其时，其辖境南张家湾因便利水运，设大通关提举司，收贮木植¹⁴。“大通关在[通]州南张家湾之长店，百货汇集处也。”¹⁵“竹木局建于通州，自永乐始，……旧制，张湾之浒设有大通关巡检司，通州竹木局又以大使领之。桴筏至者，各列其材板枋之多寡、长短、阔狭、厚薄之差等，以达之关司长，关司长据所差等校勘虚实而上之巡仓御史，御史据所陈报而下之竹木局，使如例抽之。其署额曰抽分竹木厂。”¹⁶正统间，真定抽分木植运至通州抽分竹木局交收；嘉靖

1 《明英宗实录》卷二五七，景泰六年八月戊午，第5533页。

2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第5页；又见《明北京城复原图》。

3 东城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218—219页。

4 《明会典》卷一九〇，第3847页。

5 《明会典》卷二〇五，第4099页。

6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五一，《丛书集成三编》第13册，台北新文丰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97年，第255页。

7 见《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一、三八〇等。

8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三章，中华书局，2005年，第16页。

9 关于明代北京能源供应问题的详细讨论，见孙冬虎：《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70—176页。

10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九，万历十三年十二月丁卯，第3049页。

11 《明会典》卷二〇四，第4091—4092页。

12 (明)赵璜：《归闲述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7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616—617页。

13 《明会典》卷二〇四，第4088页。

14 《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九，永乐十八年九月乙亥，第2226页。

15 (清)顾祖禹，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一，中华书局，2005年，第457页。

16 《日下旧闻考》卷一一〇，第1823页。

间，曾令其运赴张家湾料砖厂交收¹，通湾诸厂始渐有存放材木之例。“故事，诸省运木，先于张家湾出水拽运，以此入神木厂。既完，始耶批回，动经岁月，间有水溢漂失，坐累死亡者。工部主事王榭奏：即水次设厂，竹木至，验入，即与解官批回，公私便之。”²“遂著为例。”³因之，通湾诸厂也渐成为中后期采办木植存贮场所。嘉靖四十一年（1562），归有光赴京会试南归，“下张家湾，皇木蔽川，舟阻隘，仅得出”⁴，可见嘉靖末年在张家湾验贮皇木之多。计在张家湾有湾厂。万历后期李三才辞官后退居张家湾起宅第，被劾“擅用皇木”“侵占（通湾）木厂”事，即涉湾厂⁵，其地约在今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皇木厂村附近⁶；在通州有竹木局，主要抽分并收贮竹木，其地约在今通州区永顺镇竹木厂附近⁷；另有皇木厂（北关竹木局），收贮采办木植，约在今通州区新华街道北皇木厂附近⁸。

（6）其他木料收贮厂地。此外，尚有其他收贮木植之地，以其存废多无考，简述之。

小屯厂。永乐初，卢沟桥设抽分竹木局，抽分自山西等处贩运木植。正统时，卢沟桥抽分规模不小⁹。约在其时，在卢沟桥抽分竹木局附近设有小屯厂，收贮抽分及采办木植备营建。《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三年（1438）六月壬戌，行在工部言：近者，修德胜等门城楼，将在京各仓厂局物料支給殆尽。明春，当修正阳门城楼，乞发后军都督府军千名，给与口粮，令于蔚州、保安等处山场采木，编筏自浑河运至，贮小屯厂以备支用。从之。”¹⁰可见正统时，小屯厂曾积贮有部分山西采办木植。此后，小屯厂贮木记载渐不复闻，故其后废立无考。《旧闻考》载“卢沟桥东五里名小屯，又桥北十余里地名小屯村。”¹¹其地约在今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小屯村附近¹²。

阜成厂（竹木厂）。“（西城）河漕西坊（有）阜成厂即竹木厂”¹³，当亦为收贮竹木之所在，其地约在今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办事处富强胡同和官园胡同附近¹⁴。

猫竹厂。在朝阳门外，“城东三四里”¹⁵，其设立无考，曾收贮竹木。成化初渐荒废，以朝阳门外旧竹木厂（猫竹厂）赐秀王牧马地¹⁶。正德初，以朝阳关外猫竹厂地给付权阉刘瑾建玄明宫。“所谓猫竹厂者，止据传闻，工部亦无册籍可考，军民庐于其内，因而开种，遂为己业，或从便营葬，无虑数千家。”¹⁷刘瑾败亡后，

1 《明会典》卷二〇四，第4091页。

2 《涌幢小品》卷四，第3205页。

3 （明）万历朝《重修象山县志》卷一五，《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74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165页。

4 归有光：《壬戌纪行》下，载《归震川先生别集》卷六，《丛书集成三编》第38册，新文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第664页。

5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一，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戊辰，第10413—10414页。

6 通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通县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

7 《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第68页。

8 《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第75页。

9 《明英宗实录》卷六七，正统五年五月癸卯，第1282页。

10 《明英宗实录》卷四三，正统三年六月壬戌，第835页。

11 《日下旧闻考》卷九二，第1555页。

12 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83页。

13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第12页。

14 《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第183页。可见《明北京城复原图》。

15 南大吉《九日游玄明宫诗》，载氏著：《瑞泉集》，转引自《日下旧闻考》卷一五六，第2525页。

16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成化元年十二月辛卯，第468页。

17 《明武宗实录》卷四七，正德四年二月戊子，第1075页。

工部奏请以厂仍还本部，堆放竹木¹。其所在及后来存废无考。

尚有黄杉木店者，约在今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黄杉木店，清及民初曾有记载²，而明代存废无考，存而疑之。

以上诸厂，设立及存废时间不一。至嘉万间，尚有神木厂、山西厂、台基厂及湾厂，多有存贮材木、加工木料之记载，余厂多废置。

（二）砖瓦料、琉璃烧造和收贮厂地

明代北京营建烧造，前期遍及山东、河南、南北直隶等地，多由各烧造地方及各府军卫所于沿江沿运等水道便利输运地方，取土设窑烧造。嘉靖中期以来，随着各地烧造劳役货币化趋势的发展，各地烧造砖料价银逐渐固定为年例，由工部在临清等地定砖价发诸窑招商烧办。中后期以来的烧造基本上集中在以临清为中心的城砖烧造、以苏州为中心的金砖烧造、以京师琉璃厂为中心的琉璃烧造等数处烧造中心。上述烧造地方，将砖、瓦、琉璃等料件烧造后，经勘验合格，即由水道或陆路运解至京，于京师近郊及内城地方，设有收贮砖瓦料厂地若干，一俟营建之需，即从各收贮厂地运至工所使用。

1. 北京地区的砖瓦料、琉璃烧造地

北京地区是明代北京营建烧造物料的重要采办地之一，尤其是营建琉璃，几乎大部烧造于北京。由于烧办方式变迁，北京地区前后设立窑座多处，废立不一，择其要者简述之。

（1）琉璃厂、黑窑厂。琉璃厂和黑窑厂是明代设于京师烧制琉璃及砖瓦料的两大官窑厂。两厂大约设立于永乐间，为工部营缮司之分司³。琉璃厂主要烧造各色琉璃瓦料，黑窑厂烧造各色砖料并筒、板瓦。琉、黑二厂由营缮司选委主事一员坐厂管理，有关防、公署，一差兼管二厂。由营缮司关支钱粮，烧造皆须因工题请，烧造构件皆由工部实烧实收，属典型官手工业模式⁴。

琉、黑二厂自设立以来，虽间有调整，但迄至明亡清初，仍属官窑未变。顺治间，仍于琉璃厂设官监督烧造琉璃砖瓦。⁵黑窑厂则一直延续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乃废止⁶。

琉、黑二厂在永乐时代均位于京师城外宛平县辖内，嘉靖展筑外城后，琉璃厂位于南城（外城）正西坊、宣北坊响闸桥南⁷，即今北京市西城区和平门外南新华街琉璃厂东西街两侧⁸；黑窑厂位于南城正南坊内⁹，约在今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办事处黑窑厂街附近¹⁰。

琉、黑二厂除直接烧造外，烧成琉璃砖瓦料多直接贮厂以供营造。二厂因近处外城，本身窑座即靠近工

1 《明武宗实录》卷六七，正德五年九月辛酉，第1476—1477页。

2 《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第471页，另见民初《实测京师四郊地图》。

3 《工部厂库须知》卷三，第449—450页。

4 《工部厂库须知》卷五，第509页。

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七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10册，第594页。

6 《日下旧闻考》卷六一，第999页。

7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第15—16页；另参见《明北京城复原图》及《明北京城复原图建置资料表》，第77页。

8 宣武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53、218页。

9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正南坊条，第15页；另参见《明北京城复原图》及《明北京城复原图街巷胡同地名表》，第38页。

10 《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第192—193页。

所，运输贮用方便，故二厂所烧造琉璃砖瓦等料，多在烧成后直接收贮于厂内，一俟营建之需，径运工所使用。二厂平时有年例修造烧造，大工之时则据工作所需临时题派烧造。万历末年，内监多次籍口内工，恣意取用收贮于二厂的正额琉璃、砖瓦等料，冒破甚多，工部曾通过“增小票”“勤收验”“禁花销”等条议整饬之¹。

(2) 西琉璃局。西琉璃窑厂者，至少在正统时已有，当属琉璃厂之分厂。²《宛署杂记》载：“山……对子槐山，在县西五十里。山产甘子土，堪烧琉璃。本朝设有琉璃厂，内官一员主之。街道……县之正西有两道：一出阜成门……西有浑河，三家店过浑河板桥正西约二里许曰琉璃局……”³沈榜此书成书于万历中期，可知当时京师宛平县西五十里（西山）对子槐山附近设有琉璃厂，约在三家店过浑河正西二里许，曰琉璃局，即《英宗实录》所载西琉璃厂⁴，约在今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附近⁵。

(3) 通州诸窑座。通州是京师郊甸重要的砖瓦料烧制地，明代先后在此地开设砖瓦窑座数十处，长期烧制砖瓦料以供北京营建、修仓及修理京通运道使用。通州旧城南部曾分设东、西黑窑厂，烧造砖瓦料，以备修仓之用。东黑窑厂，在（通州旧）城东南八里，西黑窑厂，在城西南二十里许。二厂在嘉靖前期曾领价烧造砖瓦，因土性粗恶，后均停废，故址无考⁶。此外，万历年间，在通州曾设立民窑数座，行招买之法，由工部在营建中直接购买民窑砖、瓦料⁷。今通州区张家湾镇张湾村⁸，永顺镇前窑、后窑一带，尚有窑座遗址，并出土有大批窖藏城砖，当为明代通州民窑所在⁹。

(4) 昌平窑座。明代昌平州密迤天寿山皇陵，陵工、城工营建运砖不给，常就地烧造以济缓急。景泰以前，州治白浮图城（今昌平旧县村），其旁之畜瓮屯，设窑数十座，以供天寿山陵工及城工砖料之用¹⁰。万历十二年（1584）议建万历帝寿宫，于昌平迤东设立窑座烧造。其载：“查得昌平州迤东地方，先年原有窑座，俱曾烧运上用砖瓦。其道路去陵颇近，合无多招窑户，即于该州地方采取细土，如法烧造，务期精坚合式，仍听各窑户自运，工所验收，与临清、黑窑各砖相兼应用，尤为省便。”¹¹其地望，约在今昌平区南部镇官高村一带¹²。

(5) 西湖景窑。明代宛平县西湖（今昆明湖）一带，平畴低地，淀泊弥望，苇荡杂丛，又近西山，樵采颇便。永乐以来，即有官军在此设立窑座，烧造砖料以供京师城垣修造。正统初，九门城垣毕工，窑座遂废。景泰初，太监陈谨又滥请于西湖景等处建立窑厂，仍将本湖周围及正阳等九门城壕野草供给烧造，后革之¹³。成化初，太监黄顺奏请以团营官军一万，赴西湖景、城壕等处采办芦薪，烧造砖瓦，以修理之用，从

1 《工部厂库须知》卷五，第522页。

2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九，正统九年闰七月甲辰，第2412页。

3 《宛署杂记》卷四，第28页；卷五，第40页。

4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九，正统九年闰七月甲辰，第2412页。

5 门头沟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门头沟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

6 （明）嘉靖朝，刘宗永点校：《通州志略》卷三，北京旧志丛刊，中国书店，2007年，第45页。

7 （明）贺仲轼撰：《两宫鼎建记》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8册，第151页。

8 周庆良：《通州文物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9 《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第66—67页。

10 昌平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昌平县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

11 （明）葛昕：《集玉山房稿》卷一《寿宫营建事宜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3页。

12 《北京市昌平县地名志》，第417页。

13 《明英宗实录》卷二四〇，景泰五年四月癸未，第5226—5227页。

之¹。其后，西湖景诸窑存废无考，其位置当在今海淀区颐和园一带。

(6) 良乡民窑。万历二十五年(1597)，鼎建乾清、坤宁二宫，砖料一时不敷，即于京郊招买民窑砖料，时良乡民窑召买砖料颇多²。其砖窑具体位置无考，约在今房山区良乡镇一带。

2. 北京地区的砖瓦料、琉璃收贮厂地

北京地区是明代营建烧造物料的最终使用地，除临清、仪真等河路料砖转收收贮厂地外，最终南直地区的细料方砖(金砖)、山东临清等地的城砖等，都运抵北京交收，收贮在京诸厂，略述在京诸砖厂。

(1) 通州附近砖厂

通州砖厂(石坝砖厂)[图1]。通州砖厂是弘治以前河路砖料北输至京交卸的水次砖厂，时舟船至京，水路多止于通州，故砖料多在此交卸，工部于此附近设立砖厂以暂贮。该地系通惠河与北运河汇流之处，南来漕粮与货物多在此停泊交卸，砖料亦因之。嘉靖七年(1528)以后，砖厂附近通惠河上又新创石坝一座³，因之砖厂后亦称“石坝砖厂”⁴。考其地大约在今北京市通州区通州镇东北隅西海子公园石坝遗址附近⁵。

通州砖厂自弘治中张家湾新建料砖厂后渐废。嘉靖《通州志略》载：“料砖厂，在张家湾。永乐间设，原置于新开路(即原通州砖厂)。弘治间改于广利桥西(即新厂，张家湾料砖厂)，属工部，管修仓主事监收砖料居之。”⁶嘉靖中期，时人已将料砖厂位置径归在张家湾，则其时通州石坝砖厂已渐废。

(张家湾)料砖厂。弘治以来，通州砖厂附近水道淤塞，砖厂距水次较远，舟船接卸砖料颇不便，而其南之张家湾乃卢沟河(浑河)与白河汇流处⁷，水深流大，交卸方便，乃于张家湾附近设立料砖厂暂贮北输砖料。改建通州砖厂于张家湾之议，始自陈雍。《孝宗实录》载：“弘治三年(1490)正月壬申，命改建料砖厂于张家湾浑河口，以工部主事陈雍言旧厂(即通州石坝砖厂)去水次颇远，军民船运纳料砖不便故也。”⁸继陈雍后掌其事者工部主事刘汝靖终完其事。时于通州旧厂交卸，砖料卸船后，尚需雇车转运五六里始达厂，每万块额外费银八十两，转运不便且亏国病民，改建砖厂于张家湾后，运砖苦弊，稍得除焉⁹。约自弘治间以来，砖厂遂移往张家湾，在广利桥西¹⁰。其位置，约在今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砖厂村附近，村即因砖厂而成¹¹。

(通州)工部修仓分司(工部厂)。掌收以上通州两厂砖料的工部营缮分司主事，居于通州新城内的工部修仓分司，工部修仓分司署，是有明一代掌收河路料砖的重要管理机构。

工部修仓分司初创于正统间，初仅奉敕管理修(通)仓，但至少弘治以来，修仓分司主事已辖修通州

1 《明宪宗实录》卷九五，成化七年九月己卯，第1818页。

2 《两宫鼎建记》卷下，第147页。

3 (明)吴仲：《通惠河志》卷上，《玄览堂丛书》初辑8，中正书局印行，1981年，第34页。

4 (清)康熙朝《通州志》卷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第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54页；《日下旧闻考》卷一〇八，第1805页。

5 《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第380页。

6 (明)嘉靖朝《通州志略》卷二，第27页。

7 《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一，第457页。

8 《明孝宗实录》卷三四，弘治三年正月壬申，第742页。

9 (明)康海撰：《奉议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刘君汝靖墓志铭》，载《国朝献征录》卷五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27册，第663页。

10 (明)嘉靖朝《通州志略》卷二，第33页。

11 《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第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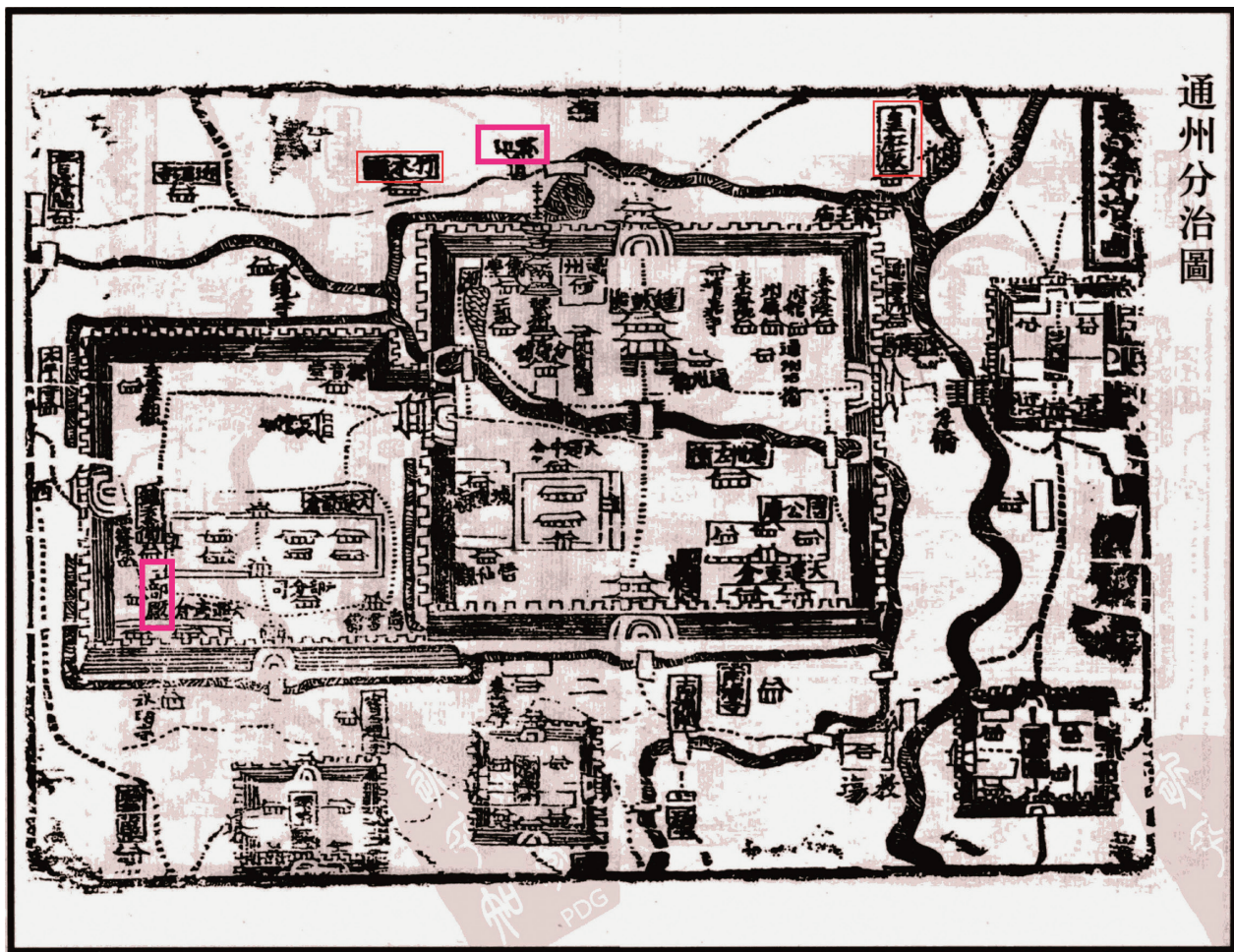


图1 《通州分治图》中的工部厂和石坝，石坝附近即通州石坝砖厂图（采自嘉靖《通州志略》）

仓及砖厂，由之，工部修仓分司即成为其后监管通州附近砖厂的最重要工部派出机构¹。嘉靖初，工部在通州新设都水分司，掌通惠河兼管天津一带漕运。时人为与都水分司相分别，遂将工部修仓分司简称为工部厂²。“通州新城之西南隅为工部厂，厂以其属主事一人领之，所治不一其事，而惟修仓、掌收砖料为专职，所以重储营国也。”³

工部修仓分司地望，约在今北京市通州区北苑街道帅府街与西营房胡同交界处附近⁴。

（2）京城附近砖厂

大通桥砖厂。北输砖料暂贮通、湾诸砖厂后，工部即令在京车户、人夫及囚犯等接续转运至京城附近砖厂以备营建之需。大通桥砖厂即明中后期以来临清城砖输京后之最终贮放地，“河路砖料在于临清烧造，大

1 （明）嘉靖朝《通州志略》卷二，第25页。

2 （明）杨行中撰：《工部都水分司题名记》，载《通惠河志》卷下，第193页。

3 （明）杨果撰：《工部修仓分司题名记》，载（明）嘉靖朝《通州志略》卷一三，第253—254页。

4 《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第22页。

通桥取用”¹。其位置当在大通桥附近，约在今北京市朝阳区建外街道办事处辖内建国门外大街南之砖厂胡同附近²。另《须知》所载营缮司诸分司中有“神木厂兼（管）砖厂”³，此处之砖厂应即大通桥砖厂，按神木厂在广渠门外大通桥南，其地近大通桥砖厂，故神木厂置分司时则兼管砖厂为便。

万历初营建寿宫，即于大通桥砖厂设立“查发砖料司官一员”督之，并将“大通桥、张家湾砖厂”“见积各项砖料查明呈报听候运用”⁴。万历末《须知》所载营缮司所理诸工如司礼监修理经厂、都重城（都城即京师内城，重城即外城）、见工灰石作及虞衡司街道厅修沟渠桥梁等项所需白城、斧刃等砖料，皆取之于大通桥砖厂⁵。万历后期预建三殿所备砖料皆积于该厂，可知其时大通桥砖厂所贮砖料规模之巨，至“厂无隙地”，而临清仍循例烧造不已，烧造之靡费，可见一斑⁶。

方砖等厂。方砖等厂主要贮放苏州细料方砖（金砖）。金砖成造艰辛，质地坚硬，价值颇昂，故多用于内府宫殿、天寿山诸陵殿庑及玄宫地面室内墁地之用，因之，金砖“只是雇船差官，押运到工”⁷，中途不交卸于沿河砖厂，故北输至通、湾上岸后，直接运至城内方砖等厂贮放备用。万历末期，“收贮之权听凭诸内监，故径运至鼓楼下之备用、铸钟二厂，有同一擲，部官不得过而问焉”⁸。

按备用厂，具体位置无考，由《须知》知其在鼓楼附近，属明代掌收内府物料的厂库之一。⁹清代厂地无存，在新辟的内官监胡同内（明代内官监位置）大佛堂碑记上，列有备用厂之名，¹⁰可知其位置当在鼓楼至内官监一带。

铸钟厂在内城北城日中坊，¹¹即今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办事处辖内之铸钟胡同附近¹²。

考方砖厂，内城北城昭回靖恭坊有“方砖厂”之名¹³，亦在鼓楼附近，从厂名看，应为堆放苏州细料方砖的收贮加工厂地，清代厂废后演化为大、小方砖厂及方砖厂胡同¹⁴。其地在今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办事处辖内方砖厂胡同附近¹⁵。

琉璃、黑窑二厂。（前已述）

大约京畿通、湾诸厂及京城大通桥砖厂主要收贮河路料砖，主要包括黑、白城砖、斧刃、券砖等墙面用砖；内城方砖、备用、铸钟等厂主要收贮苏州细料方砖等地面铺墁用砖；外城之琉璃、黑窑二官窑则主要烧造、贮用琉璃砖瓦等料，主要用于屋面、脊面及照壁、牌坊、门楼等建筑。

¹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503页。

² 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248页。

³ 《工部厂库须知》卷三，第450页。

⁴ 《寿宫营建事宜疏》，《集玉山房稿》卷一，第381页。

⁵ 《工部厂库须知》卷三，第482页；卷四，第487、503页；卷六，第600页。

⁶ 《工部厂库须知》卷三，第482页。

⁷ 《明会典》卷一九〇，第3851页。

⁸ 《工部厂库须知》卷三，第482—483页。

⁹ 《明穆宗实录》卷三二，隆庆三年五月甲寅，第835—836页。

¹⁰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第637页。

¹¹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第19页。

¹² 《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第54页。

¹³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第18页。

¹⁴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第170页。

¹⁵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第59页。

（三）石料采办和收贮厂地

明代北京营建石料采办，考虑到运输便利与石材种类选择，主要分布在北直顺天府、大名府与南直徐州等处。在自然地理区划上，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太行山东麓山前余脉火石岗（浚县一带）、北麓余脉西山、燕山山脉军都山系（顺天府一带）及鲁南丘陵南缘一带（徐州一带）。上述地域，靠近石料产地，开采较方便，或距离京师较近（如顺天府房山、昌平、丰润等地），或有便利的输运条件（如大名府浚县临近卫河，徐州临近漕河）。至于远输自云南之大理石，主要出自内工特需且型材较小，故能不计成本万里转输。上述采办区域，曾因储量或营建工程变动，前后采办区域亦有调整。大体上前期采办区域较广，中后期以来石料开采主要集中在京师附近，而房山石窝与浚县善化诸山的石料开采，则几乎持续了整个有明一代北京营建石料采办，是明代北京营建石料采办两个最重要的开采地。

1. 北京地区的石料开采地

因石料开凿艰辛，输运更倍之，北京地区是明代北京营建采石的最重要产区。对此，明人曾有清晰认识：“本朝陵寝用石最多，及正德嘉靖两朝，再建三殿两宫，其取石更繁。倘凿之他方，即倾国家物力亦不能办。乃近京数十里名三山大石窝者，专产白石，莹彻无瑕，俗谓之白御石。顷年三殿灾后，曾见辇石入都，供柱础用者，俱高广数丈，似天生异种，以供圣朝之需。”¹略陈北京地区石料开采地如下。

（1）房山县大石窝。房山是明代北京营建采石的最重要产地，县境西南部之黄龙山，特产白玉石与青白石²，其采石石塘最聚集之处即大石窝，窝下即白石塘³。其最古且大之白玉塘，明代陵工、殿工所用的高等级白玉石，多采自该塘。“（白玉塘）水中产白石如玉，专以供大内及陵寝阶砌栏楯之用，柔而易琢，镂为龙凤芝草之形，采尽复生。”⁴白玉塘因明代多次大规模开塘采取白玉石，年久塘深，至天启末，塘内地下水位已高涨，至熹宗德陵营建采石，不得不取石于别塘⁵。清代康熙间营建采石，已彻底放弃在白玉塘取石，“水中玉石不敢冒采”⁶。白玉塘遗址，今称大白玉塘（堂），在高庄村西数百米，塘坑为不规则之长方形，东西长120米，南北宽40余米，塘深20余米，水深10余米，罹旱不涸，久已废弃不用⁷。

明代房山大石窝附近采石地方，主要分布在环黄龙山之石窝官厅、石窝店、高家庄、铁匠营、木匠营（今无考）、石窝新庄（新庄村）、纸房村、四座庙（今无考）、独树村、岩上村、伴壁店、南上乐村、长沟村等诸村，多属明代顺天府涿州房山县怀玉乡独树里下村社⁸，即今发展成为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官厅）、石窝村（石窝店）、高庄村（高家庄）、下营村（铁匠营）、南辛庄村（新庄村）、纸房村（纸房

1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611页。

2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484页。

3 （民国）《房山县志》卷三，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数字方志。

4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29页。

5 《崇祯长编》卷二下，天启七年十月甲寅，第69页。

6 （清）康熙朝《房山县志》卷二，北京数字方志馆。

7 北京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百科全书·房山卷》，奥林匹克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8 以上明代村社名，屡见于现存石窝村、高庄村、岩上村等明代采石碑刻题记中。所见如正统六年《内官监倪太监寿藏记》、正德六年《重建磨碑寺记》、万历八年《重修观音堂碑记》、崇祯七年《玉皇塔圣像碑记》及明《福胜寺题名碑》等诸碑刻，见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碑帖菁华。另长沟村名见于天启间采运石料所建之显德祠（魏忠贤生祠），见（明）徐肇台撰：《记政录》续丁，雕龙数据库。

村)、独树村(独树村)、岩上村(岩上村)、半壁店(伴壁店)、南尚乐村(南上乐村)及长沟镇长沟村(长沟村)等诸村¹。

(2) 房山县云蒙山。房山采石除主要在大石窝附近采办外,尚有云蒙山及马鞍山²等处。万历十五年(1587),定陵寿宫采石,工部尚书石星等即“至房山之云蒙岩取攻石之工”³。云蒙山,在房山区西北之河北镇、燕山办事处及坨里乡交界一带⁴,其山附近之磁家务⁵、南车营、北车营等诸村,当与其时采运灰石等料有关⁶。

(3) 宛平县马鞍山。宛平县马鞍山,在“县西七十里,……其形似马鞍”⁷,位处宛平、房山两县交界处,其在宛平县境西南者,自东向西绵延,东边余脉称“罗喉岭”,“在(宛平)县西三十里,自石厂一带横亘至西峰寺岭下”⁸,向西为主峰马鞍山,主峰向西为潭柘寺一带余脉,多在宛平县京西乡辖内,⁹基本在今北京市门头沟区东南隅永定镇、潭柘寺镇与丰台区大灰厂交界处。¹⁰明时石门营(今石门营)、石厂(今石厂村)、何哥庄(今何各庄)诸村,多属宛平县京西乡辖内¹¹,在今门头沟区永定镇、潭柘寺镇马鞍山一带¹²,是马鞍山石料采办的主要产区。

明时马鞍山一带盛产青白石与紫(塘)石两种石料¹³。青白石主要产于罗喉岭,明时亦称官山或马鞍山石厂,即今石厂村北青龙山一带¹⁴。从永乐朝起,即于该地“开取石料”,并开“官山塘口”¹⁵。成化、正德、嘉万以来,该处长期设厂取石,以供山陵、宫殿、城垣营造之用。成化间,诏有力囚人自马鞍山运石赴正阳门交纳¹⁶;嘉靖时,采石员役众多,设石厂官厅衙署一所,以“锦衣卫骑校”领“营卫官军士军”驻守¹⁷,并立官山地界以界其四至。时马鞍山石厂四至为:“东至何家庄(即今何各庄);西至岢罗坨迤西并明扒煤窑烧造等处(今青龙山迤西樱桃沟一带);南至石河南岸(今石门营村南季节河);北至碾子塘冷泉等处(今青龙山之阴山

1 以上诸村之沿革,参考房山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

2 马鞍山明时在宛平县与房山县交界处,马鞍山采石归入宛平县下。

3 (明)万历朝《重修万佛龙泉宝殿记》,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碑帖菁华。

4 《北京百科全书·房山卷》,第38页。

5 磁家务地名见于嘉靖三十五年《石窝采石题名碑》,另万历《重修万佛龙泉宝殿记》即立于磁家务万佛堂,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碑帖菁华。

6 按南、北车营二村,约明时成村,其形成当与其时附近采办运输灰石等营建物料有关。但《房山区地名志》对车营村的形成,有运粮于谷积山于此卸粮成村说,见《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第241页。南、北车营村的形成,尚待细考。

7 《宛署杂记》卷四,第28页。

8 《宛署杂记》卷四,第27页。

9 《宛署杂记》卷二,13页;另成化《圆照寺圣旨碑》载寺坐落于“顺天府宛平县京西乡马鞍山”;(明)正德朝《明故尚衣监太监杨公墓表》载其葬于“顺天府宛平县京西乡马鞍山石厂圆照寺之原”,约可为其时地望之判断,分见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石厂村委会编:《皇家禁地——石厂村》,中国博雅出版社,2014年,第78、110页。

10 北京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百科全书·门头沟卷》,奥林匹克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11 《宛署杂记》卷五,第40页。

12 以上诸村之沿革,可参考《北京市门头沟区地名志》及《宛署杂记》。

13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484页。

14 北京市门头沟永定镇石厂村委会编:《皇家禁地——石厂村》,中国博雅出版社,2014年,第93页。

15 《永乐开取石料官山塘口碑》,2015年6月考察摄。

16 《明宪宗实录》卷五一,成化四年二月丙辰,第1049页。

17 《建造皇史宬等工程题名碑》,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碑帖菁华。

脚下)。”¹至少在万历时,石厂已发展为一村落,官军驻守地业已成村为石门营²。今石厂村旧址西北山坡之下,尚有明代采石塘,称高家塘³。其旁立有嘉靖间营建皇史宬等工程采石题名碑⁴。紫石主要产自马鞍山主峰西延至潭柘寺一带的阳坡园村老虎山附近,明时称马鞍山紫石塘,内工多于此伐石供营造或制砚之用⁵。

(4) 宛平县石径山。宛平县石径山,在县西北三十余里玉河乡,以山多石,亦呼石景山或石经山⁶,或曰湿经山⁷。“山故石耳,无景也。土人伐石,岁给都人,石田是耕,不避坚厚,久久,岩若、洞若焉。”⁸因长期采石,“山麓径甚险仄,岩壁凿洞,累累如蜂房”⁹。在今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都钢铁公司厂区西北部与广宁街道办事处交界一带,包括今石景山与黑头山一带诸峰¹⁰。明时北京营建取石,石径山一带主要采办的是青砂石,运至城工或陵工应用¹¹。

(5) 宛平县城子山。城子山,在宛平县玉河乡白家滩西八里许¹²,即今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显龙山¹³。今显龙山顶西侧一带,有明代营建采石摩崖题刻三处,分别为洪武、正统、嘉靖三朝。洪武题刻曰“左洪卫前所占下石堂。洪武二十七年五月,高手石匠五十名开山”¹⁴。说明在洪武朝北平府时期即有营建取石,是现今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明代采石摩崖题刻;正统题刻曰“山神大王,列石将军,正统十年开山”¹⁵。正统十年,时蹇京师内垣,即于城子山一带开山采石¹⁶;嘉靖题刻曰“嘉靖壬子(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兵部左侍郎”¹⁷。此时有筑京师外城采石之役¹⁸。在山顶题刻附近,明代采石塘遗迹累累,可知其时采石规模甚大,主要采办的石材是青白石。

城子山附近因明代长期采石,至少嘉靖时在山南已形成了与采石有关的聚落石窝¹⁹,万历时称小石窝²⁰,以上明代村社,即今海淀区白家疃(白家滩)、温泉村(小石窝)一带,在今海淀区温泉镇辖内²¹。城子山南坡下之石窝,因采石而成村,明代或称小石窝,因长期开塘取石,地下水出露,《旧闻考》载:“石窝村

1 见《永乐开取石料官山塘口碑》碑阴,今地名又据北京市门头沟永定镇石厂村委会编:《皇家禁地——石厂村》,中国博雅出版社,2014年,第95—96页。

2 《宛署杂记》卷五,40页。

3 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石厂村委会编:《皇家禁地——石厂村》,中国博雅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4 《建造皇史宬等工程题名碑》。

5 分见明《内官监紫石官塘石碑碑》《嘉靖十四年采伐御砚紫石题记》、(明)万历朝《敕赐云岩寺碑》等;另(清)康熙朝《房山县志》载:“紫石,在马鞍山下紫石塘,取以为砚。”见该志卷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数字方志。

6 《宛署杂记》卷四,第27页。

7 《万历重建石景山玉皇殿碑》(今称《重建石景山天主宫碑记》),载《日下旧闻考》卷一〇四,第1727页。

8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0页。

9 (明)赵怀玉:《游西山记》,载光绪朝《顺天府志》卷二〇,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14页。

10 石景山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石景山区地名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87、89页。

11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485页。

12 《日下旧闻考》卷一〇六,第1764页。

13 海淀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274页。

14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显龙山洪武采石题刻》。

15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显龙山正统采石题刻》。

16 《明英宗实录》卷一三〇,正统十年六月戊辰,第2596页。

17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显龙山嘉靖采石题刻》,以上三种题刻2013年4月考察摄。

18 《明世宗实录》卷三九六,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丙辰,第6960—6965页。

19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第20页。

20 《宛署杂记》卷五,第42页。

21 海淀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233—236页。

一带，灵渊神瀆，随在涌现，不可枚举也。”¹后改曰温泉村²。

(6) 昌平州神岭山。神岭山，“在州治东三十五里，其山高百余丈，上有白石，下有龙潭”³。神岭山夙产白石，万历初筹建寿宫，有旨于“神领（岭）山白玉石拣选好的相兼应用”⁴。

按神岭山，山下有龙潭，芹城店（村）（今秦城村）⁵之泉即为明时州治东三十余里之龙潭，其北山即神岭山。今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北，有自崔村镇香堂、麻峪诸村一带，自西向东南绵延之军都山余脉，其上石峪、马蹄岭诸山，为明时神岭山之所在⁶。

(7) 昌平州白虎涧。白虎涧“在州治西三十里”⁷。乃驻蹕山之余脉。驻蹕山，“在州西二十五里”⁸因“金章宗常游此崖，镌驻蹕二字”⁹，“人呼驻蹕山，遂逸其初名”¹⁰。驻蹕山今在昌平区阳坊镇西约1千米处¹¹，白虎涧即在驻蹕山西南一带，明时曾设军屯白虎涧屯¹²，后成村为前、后白虎涧村，为该镇辖村¹³。

明时白虎涧主要产豆渣石¹⁴，城工、桥工、陵工采石，莫不取办于此。嘉靖中期曾有内官督理白虎涧采石¹⁵。万历朝白虎涧采办尤多，寿宫营建，乾清、坤宁两宫鼎建，皆差委司官赴白虎涧开取石料¹⁶。启祯间，内官监尚在白虎涧等取石处设提督外差员役¹⁷，可知白虎涧采石一直持续到明末。

(8) 怀柔县石塘山。石塘山，亦名石厂山¹⁸，“在（县西三里）灰山之右，其石自成祖以至世宗，不时取修陵寝，工部立厂，守以官军”¹⁹。石塘山之南设石厂，陵工营建多取石于此。嘉靖初，密云兵备副使裴骞登石塘山，见永乐以来历朝废采之石材委弃遍地，“綦布席排无数”，遂撰《石厂石记》，勒石于石厂台下之奉圣寺²⁰。嘉靖十五年，营建永陵寿宫，并工修飭七陵、长陵神道甃石及石像等项各护以石台²¹，取石之役甚重，该年冬，工部尚书甘为霖督石于石塘山，见裴骞之记，撰《旧石叹》记之²²。

1 《日下旧闻考》卷一〇六，第1759页。

2 海淀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3 （明）隆庆朝《昌平州志》卷一，北京数字方志馆。

4 《酌派文石疏》，载《集玉山房稿》卷一，第388页。

5 北京市昌平区地方办公室编：《北京市昌平县地名志》，中国书店，2021年，第470页。

6 《京兆地图》怀柔县分幅图昌平县芹城村北标注有神岭山，1:100000，光绪三十四年（1908）直隶警务处绘图局监制，民国四年（1915）经界局复印，首都图书馆藏。

7 （清）康熙朝《昌平州志》卷四，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数字方志。

8 （清）顾炎武撰：《昌平山水记》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页。

9 （明）隆庆朝《昌平州志》卷一。

10 《帝京景物略》卷八，第343页。

11 北京市昌平区地方办公室编：《北京市昌平县地名志》，中国书店，2021年，第247页。

12 （明）隆庆朝《昌平州志》卷四。

13 北京市昌平区地方办公室编：《北京市昌平县地名志》，中国书店，2021年，第252—253页。

14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485页。

15 （明）嘉靖朝《大石窝采石题名碑》，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碑帖菁华。

16 《寿宫营建事宜疏》，载《集玉山房稿》卷一，第381页；（明）王在晋撰：《银钱山督工记》，载氏著：《越镌》卷八，雕龙数据库。

17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18 （明）裴骞：《石厂石记》，载万历《怀柔县志》卷四，北京数字方志馆。

19 （明）万历朝《怀柔县志》卷一。

20 裴骞撰：《石厂石记》。

21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六，嘉靖十五年四月癸巳，第3929—3932页。

22 怀柔县文化文物局编：《怀柔文物集成》，1998年，第156页。

因长期山陵取石，至万历时，附近已形成村落曰石厂庄¹，取石之石厂名怀柔厂²。清初，顾炎武谒天寿山陵，尝游昌平州一带山水，曾记石塘山采石，其载：“（怀柔）县西三里为石塘山，有大工则采石焉，设工部厂。”³按石塘山今仍存，在怀柔区怀柔镇怀柔水库南岸，其山东南，石厂村在焉⁴。

（9）顺义县牛栏山。顺义县亦是明时陵工取石重要产地。“凡山陵大工所用白石黝垚，皆取于顺义西北诸山。”⁵县北二十里曰牛栏山⁶，亦呼顺义山⁷，“东跨白河，西接牛山镇，横亘三里许”⁸。盛产青砂石，城工、陵工皆有采用⁹。今牛栏山其山仍存，在顺义区牛栏山镇牛栏山村之东，至史家口村之南，横亘1500余米，至上世纪末，该山周围仍遍布采石场、石灰窑，为建材生产基地¹⁰。

（10）通州三河县华山。华山“在三河县北三十里，一名兔儿（耳）山”¹¹，上出花斑石”¹²。宣德初，已于该山附近设华山石厂¹³。华山特产花斑石，为殿阁铺砌良材，石厂采办后多于内工应用，甚少流于民间，间亦有特赐，景泰间曾赐予内官所建之巨刹¹⁴。华山石厂所采普通石料，成化间曾应用于京师道路沟渠之铺砌，亦可知其时华山石厂所贮石料之量当甚大¹⁵。嘉靖十五年建永陵寿宫，取办华山等处花斑石料，应用于宝城、殿宇等处，“一体坚美”；万历十三年定陵寿宫营建，御前览过华山等处开取到花斑石“俱不堪用”，命拣“花样坚美的来用”，后议定以徐州、浚县、三河（华山）及遵化等处协办¹⁶。天启间三殿营建取办花斑石料甚急，数于各处征求，独无近畿三河，则华山石厂之花斑石采办约在天启间已停废¹⁷。

按华山在今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境西北部，属顺义境内燕山余脉二十里长山中段的一座山峰，其稍东南又有户耳山（兔耳山）等诸山¹⁸，属明时华山及石厂一带，今附近有东华山村、西华山村、户耳山（兔耳山，兔儿山）诸村¹⁹，该镇南境尚有大塘、小塘、老公庄诸村，应与其时采石有关²⁰。

2.北京地区的石料收贮厂地

石料自采办地开采粗加工后，多径运至在京各工所使用，唯需精细雕镌琢磨且多为内工所用如花斑石、白玉石等体量较小石材，多运至收贮石厂，俟进一步加工后使用。

1 （明）万历朝《怀柔县志》卷一。

2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485页。

3 《昌平山水记》卷下，第26页。

4 怀柔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怀柔县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8、36页。

5 《昌平山水记》卷下，第24页。

6 （明）万历朝《顺天府志》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第24页。

7 《大明一统志》卷一，三秦出版社，1985年，第5页。

8 （民国）《顺义县志》卷一，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数字方志。

9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485页。

10 顺义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顺义县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99、369页。

11 （清）康熙朝《三河县志》卷一作兔耳山，雕龙数据库。

12 《大明一统志》卷一，三秦出版社，1985年，第6页。

13 《明宣宗实录》卷四五，宣德三年七月乙卯，第1099页。

14 （明）胡濙撰：《敕赐云岩寺碑记》，载万历朝《怀柔县志》卷四。

15 《明宪宗实录》卷一二〇，成化九年九月乙巳，第2315—2318页。

16 《酌派文石疏》，载《集玉山房稿》卷一，第388页。

17 天启间三殿营建取办花斑石，多责求于浚县、丰润等处，见《明熹宗实录》卷六五、卷七〇。

18 顺义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顺义县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402页。

19 顺义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顺义县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77—378、383页。

20 顺义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顺义县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87—388、390页。

(1) 花斑石厂。花斑石厂在张家湾¹，至少在成化末，张家湾已置石厂，有管厂内臣督理²。张家湾一带，有水运之便，皇木、砖瓦等料皆于附近水次设厂收贮，花斑石料于此收贮，与上述诸厂之设同，花斑石厂主要收贮徐、浚等沿河水运输京的花斑石料。万历间，在张家湾皇木厂东南水次，置花斑石浅，按浅，即浅铺，以时挑浚河道，指引河洪。时张家湾附近水次，置通州花斑石上浅、通州花斑石下浅，总称曰花斑石厂浅³，以花斑石厂浅铺之位置判断，则花斑石厂之位置应在皇木厂东南附近〔图2〕。20世纪末在张家湾镇皇木厂村旧村址东南取土，发现大批花斑石料，可断定石块出土之处即明花斑石厂⁴，在今通州区张家湾镇皇木厂村南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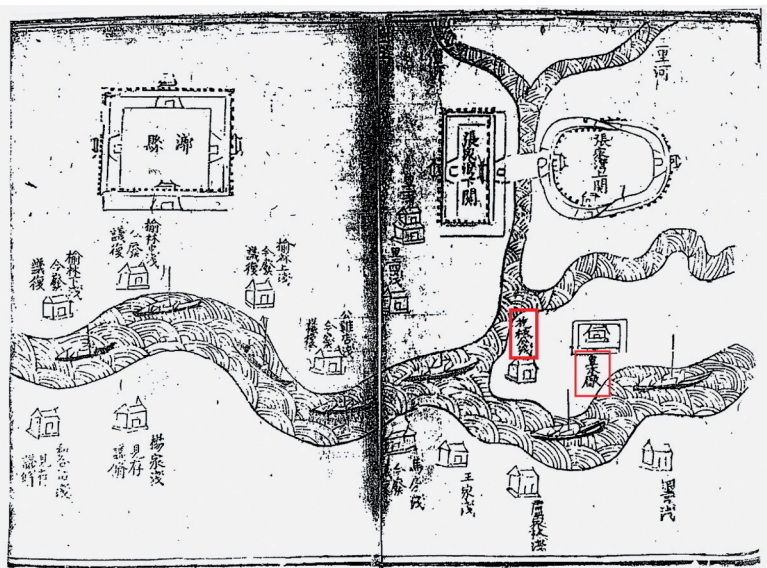


图2 张家湾附近的花斑石厂与皇木厂（来自万历《通粮厅志》）

(2) 石作及石厂。内府宫殿兴作，向由工部营缮司见工、灰石作二差奉堂札差委监督，掌工作之事，多与内监同事，动有抵牾⁶。嘉万以来，内监管（内）工，已势不可挡，工部委官，徒沦陪员。董理内工的内府机构主要是内官监，内官监管石作，即内府宫殿营造所需之石料，自采取地运至皇城或宫城附近后积贮加工之地。内官监石作在皇城大高玄殿稍西，万历末，大料运至西长安门外交卸，小料运至内西华门外河边交卸⁷。小料堆积在紫禁城西华门外西面城河两岸，天启间三殿兴工用石后，该地空旷，魏忠贤即在该地建秉笔直房，即占用了城河西岸原石料垛集地⁸。

石作一带，清代演变为大、小石作胡同，在今北京市西城区东部什刹海街道办事处辖内，今大石作胡同仍存，小石作胡同并入景山前街⁹。当时贮石之所，即今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靠近故宫筒子河的北长街一带¹⁰。

至于运至西长安门外交卸之大料，万历末门工，则“自西长安（门）运至工所”，其附近并无史载之石

1 (明)嘉靖朝《通州志略》卷二，第27页。

2 《明宪宗实录》卷二六二，成化二十一年二月乙亥，第4445—4447页。

3 (明)万历朝《通粮厅志》卷五，北京数字方志馆。

4 《通州文物志》，第339—340页。

5 通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通县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

6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502页。

7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503页。

8 《酌中志》卷一七，第139页。

9 西城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

10 西城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249页。

厂。惟西安门外北皇城西北角积庆坊太平仓¹，正德间，一度改为新石厂²，当为石料积贮之所，在今西城区厂桥街道办太平仓胡同一带³。西安门外之南小时雍坊皇城西南角有石厂街，按石厂街其北曰灰厂街⁴，厂乃大工用灰之所，其南之石厂街附近，亦当为贮石之所。石厂街与灰厂街今改称府右街，在西城区中部西长安街街道办辖内⁵。

（四）灰料烧办和收贮厂地

明代北京营建大量使用石灰作为胶凝材料，通过掺加骨料（砂、黏土等）、加强筋（麻丝、秸秆、稻草、棉花等）、有机质（糯米、桐油、动物血等）等，获得性能各异的灰土/灰浆等改性材料，广泛用以砌筑、粉刷抹灰、地面铺装和防水防渗勾缝等土木工作⁶。明代北京营建取办石灰等灰料规模庞大，灰料沉重且输运艰难，又不宜久贮。因之，有明一代北京营建灰料，几乎全部在北京地区烧办。烧造灰料，既需就近开取青白石等石灰岩石料，又消耗巨量柴薪，北京西山一带，石料、柴薪、煤炭资源兼备，自然成了灰料烧办最合适的采办地，几与明代北京营建相始终。

1. 北京地区的灰料烧办地

（1）马鞍山灰厂。马鞍山灰厂始置时间当与马鞍山石厂同，均在永乐时设厂。明人记马鞍山灰厂一带曰：从卢沟桥西北行三十里为灰厂，出灰厂渐入山，两壁夹径，不止百折，行者前后不相见。径尽始见（戒坛）山门⁷。灰厂地处马鞍山杏子峪等处，其四至为：东至官槐树，西至佛二门榛峪，南至后甫营，北至化阳洞⁸。即今丰台区西北部与门头沟区东南部接壤的马鞍山一带，从区内千灵山南麓的王佐镇后甫营村向东北延伸到北宫镇大灰厂村，总体分布在马鞍山石厂迤南一带⁹。马鞍山灰厂早期灰料烧办，多征调军匠员役，以武功三卫军夫采烧搬运赴京，天顺间，差指挥千百户等官分管提督，五年一替¹⁰。马鞍山灰厂是明代供应城工、殿工灰料最多的烧办地，因其山石坚实可用，烧制灰色洁白，且最近京城，嘉万以来大工，莫不取办灰料于此¹¹。因长期驻军卫烧办灰料，附近日久成聚，后甫营，大灰厂即此成村。

（2）磁家务灰厂。磁家务灰厂约在永乐时已设立，时间与马鞍山灰厂同，明时亦称瓷家务，早期烧办亦以武功三卫军夫匠为主¹²。磁家务灰厂主要分布于云蒙山一带，大约长期烧办灰料员役聚集，形成了道店聚落磁家务店。为约束矿徒民众，弘治时，增设良乡县磁家务店巡检司，可知当时磁家务灰厂一带聚落发展

1 《明北京城复原图》。

2 《明武宗实录》卷九八，正德八年三月戊子，第2054—2055页。

3 西城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4 《明北京城复原图》。

5 西城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265页。

6 李晓、戴仕炳、朱晓敏：《“灰作六艺”——中国传统建筑石灰研究框架初探》，《建筑遗产》，2019年第3期。

7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77页。

8 《内官监马鞍山后甫营灰厂地界碑》，《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第405页。学友罗飞兄热情提供现存残碑资料，谨致谢忱。

9 丰台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丰台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281，301，319页。

10 （明）正德朝《明会典》卷一五七，《景印四库全书》第618册，第548页。

11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486页；《明世宗实录》卷二七九，嘉靖二十二年十月己卯，第5437页。

12 《明会典》卷一九〇，第3851页。

之繁盛¹。嘉靖末重建三殿烧灰，磁家务灰厂尚供役²。其灰厂采办遗址在今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村一带³。

(3) 周口灰厂。周口灰厂亦设于永乐时，其早期烧办员役与以上两厂同⁴。附近亦产煤炭，沿周口村池西，灰厂及窑座一带，形成道店聚落周口店。天启末年，内官专管周口灰厂，奸民投献，遂割灰厂附近地土，与房山县分治，知县张肇林整饬之⁵。近代以来，周口店一带烧灰、采煤窑座林立，已成为房山西部重要市镇⁶。其明代灰厂遗址约在今房山区周口店镇西北石灰岩浅山区一带⁷。

(4) 怀柔灰厂。怀柔灰厂在怀柔县西三里灰山，与其西石塘山及石厂左右对峙，自永乐至嘉靖，陵工多在此烧办灰料⁸。其灰厂遗址当在今怀柔区庙城镇灰山一带。

(5) 其他灰厂。此外，尚有其他灰厂，以其规模稍小，存废不一，略述之。

斋堂灰厂。设置时间无考，正德时尚存，以军卫烧办⁹。其位置当在今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西斋堂村附近¹⁰。

军庄灰厂。明代在今门头沟区军庄镇灰峪村一帶有军庄灰厂¹¹，多为民窑，以其石性粗恶，灰料较之马鞍山诸厂，灰性稍次。万历初营神宗寿宫，灰料验收时特加甄别，不许将军庄灰充马鞍山白灰及将沙石掺和，希冒价值，违者管工官从重究治¹²。万历末三殿兴工，军庄等处灰户，多纳杂灰，妄称马鞍山白灰，以希重价，工部相应设法查禁¹³。

2. 北京地区的灰料收贮厂地

由于石灰吸水不宜久贮，灰料烧办后多径运工所直接使用，明代北京营建过程中较少设置较大的专门收贮灰料的厂地。明代北京营建，工部营缮司设置的见（现）工、灰石两个分差，即是临时设置于大工之时，直接管理灰石料使用的机构¹⁴。

灰厂。明时皇城西南角石厂街之北有灰厂街，当是皇城诸工兴作时，贮用灰料之灰厂所在，日久曰灰厂街。李东阳赐第在灰厂小巷李阁老胡同¹⁵。嘉万时，皇城西南，射所之东，即为灰厂街¹⁶。灰厂及灰厂街位置约在今府右街北部。

1 《明孝宗实录》卷一〇六，弘治八年十一月乙酉，第1938—1939页。

2 （明）嘉靖朝《大石窝采石题名碑》，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碑帖菁华。

3 房山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房山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

4 《明会典》卷一九〇，第3851页。

5 《邑侯张公生祠碑记》，载民国《房山县志》卷七，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数字方志。

6 （民国）《房山县志》卷五。

7 房山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房山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66—67页。

8 （明）万历朝《怀柔县志》卷一。

9 （明）正德朝《明会典》卷一五七，第548页。

10 门头沟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门头沟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68—69页。

11 门头沟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门头沟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12 《寿宫营建事宜疏》，载《集玉山房稿》卷一，第383页。

13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486页。

14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第502页。

15 《长安客话》卷一，第7页。

16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五）苇课收贮厂地

芦苇收割后编制成苇席或苇箔，以作屋顶苫背、房屋隔断、顶棚、搭盖棚殿及仓场苫盖、屯贮之用，明代北京营建用量极大，多在顺天、河间等府州县征收芦苇，谓之苇课。永乐时营造，主要在顺天府武清县设立蔡村掘河厂、杨村北厂、杨村南厂、尹儿湾北厂、尹儿湾南厂等五大苇厂，选差指挥，督率军夫，打苇织造¹。后厂地多被军民侵占佃种，乃征收苇课银收买苇席以供营造。今北京地区并无官苇厂采办地。营建苇席输京后，多积贮于大木厂和台基厂，两厂除收贮木植外，兼收苇席，以供营造²。（以上采贮地见表一）

表一 明北京营建在京物料采贮地

明代地点	今地望
采木	
顺天府密云县雾灵山；黑峪口	密云区及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西北雾灵山一带；黑谷关，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辖村
木料收贮厂地	
神木厂	朝阳区双井街道黄木厂
大木厂	朝阳区建外街道大北窑一带
山西大木厂	西城区二龙路街道大木仓胡同附近
台基厂	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台基厂大街附近
(张家)湾厂	通州区张家湾镇皇木厂村
竹木厂	通州区永顺镇竹木厂附近
皇木厂(北关竹木局)	通州区新华街道北皇木厂附近
阜成厂(竹木厂)	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富强胡同和官园胡同附近
猫竹厂	朝阳区朝外大街东大桥一带
小屯厂	丰台区卢沟桥乡小屯村一带
砖瓦琉璃烧造	
琉璃厂	西城区南新华街琉璃厂一带
黑窑厂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黑窑厂一带
西琉璃局	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
西湖景窑	海淀区青龙桥街道颐和园昆明湖一带
昌平州民窑	昌平区斋堂屯、官高村等村落
良乡县民窑	房山区良乡附近
通州民窑	通州区张湾村、前窑、后窑等村落
烧造收贮厂地	
琉璃厂	见上
黑窑厂	见上
大通桥砖厂	朝阳区建外街道砖厂胡同附近
(张家湾)料砖厂	通州区梨园镇砖厂村附近

1 《明会典》卷一九〇，第 3854 页。
2 《明会典》卷一九〇，第 3847 页。

(续表)

明代地点	今地望
通州砖厂(石坝砖厂)	通州区西海子公园石坝遗址附近
(通州)工部修仓分司(工部厂)	通州区北苑街道帅府街与西营房胡同交界处附近
方砖等厂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方砖厂胡同附近
采石	
涿州房山县大石窝	房山区西南黄龙山大石窝一带诸村
房山县云蒙山	房山区西北云蒙山
宛平县马鞍山	门头沟区永定镇石厂村青龙山一带
宛平县石径山	石景山区首钢厂区石景山、广宁街道黑头山一带诸峰
宛平县城子山	海淀区温泉镇显龙山
昌平州神岭山	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北诸山
昌平州白虎涧	昌平区阳坊镇白虎涧村西诸山
昌平州怀柔县石塘山	怀柔区怀柔镇怀柔水库南岸
昌平州顺义县牛栏山	顺义区牛栏山镇牛栏山一带
通州三河县华山	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境西北部户耳山一带
石料收贮地	
花斑石厂	通州区张家湾镇皇木厂村南
石作	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靠近故宫筒子河的北长街一带
石厂	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府右街南部一带
烧灰	
马鞍山灰厂	丰台区王佐镇后甫营、长辛店大灰厂一带
周口灰厂	房山区周口店镇一带
磁家务灰厂	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村一带
怀柔灰厂	怀柔区灰山一带
斋堂灰厂	门头沟斋堂镇附近
军庄灰厂	门头沟区军庄镇灰峪一带
灰料收贮地	
灰厂	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府右街北部一带
苇课收贮地	
大木厂	
台基厂	

二 明北京营建与明代北京地区的空间生产

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协调和反映更广阔社会进程和更大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审视明代北京营建这一近古以来最大规模的都城营造范例，其背后持续漫长的物料采办过程，不仅塑造了明代北京的城市

形态,且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众多物料采办地及加工收贮地的景观形态,明北京城市形态的演变与北京地区物料采贮地的变动就是一个巨大的景观变迁过程,更是中国王朝专制时期典型的历史性空间生产¹。这一空间生产,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理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自然生态上的空间生产

明代北京营建所导致的自然景观改变,影响最大的即改变了上述北京地区物料采办地的植被及地貌等自然地理条件,给上述地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扰动和破坏。

明代皇木采办,基本上属于无节制的森林资源滥伐,本质上就是对采办地区林木资源的野蛮开发。宣德年间,尚能在北京地区林木资源较丰富的密云雾灵山一带采木,同时在卢沟桥小屯一带收贮西山及永定河上游采伐林木。正德以来,上述采办及收贮厂地多已停废,北京地区的林木资源萎缩、枯竭是相当严重的。

北京地区长期设窑烧造,琉、黑二窑烧造燃料,尽取于京郊,多次伐薪于西湖景、西山、环城及南海子等地。黑窑厂长期取土,附近众多低洼窑坑,导致外城南部雨潦为患,现代以来始疏浚成陶然亭一带塘淀水面²。

长期营建采石和烧灰,对北京地区山区矿产、林木、地下水资源破坏甚大。石窝白玉塘,至天启间,长期大规模开塘取石,地下水位高涨,年久塘深,已无法取石,白玉石料已近枯竭。怀柔石塘山,遍山皆采石废材,童山濯濯。除陵寝禁山外,其西山采石烧灰山厂,山体崩塌,河道淤塞,西山林木,砍伐几空,对北京地区的环境破坏是巨大的。

(二) 文化生态上的空间生产

作为空间表象的明代北京。明代北京营建物料,萃其大端:大木巨材,依次支撑起了庭殿官苑等城市权力空间;琉璃石材所建造之坛庙寺观,塑造了城市信仰空间;砖石甃砌之巍峨内外重城,给城市住民共同体带来了厚重的安全空间。这一空间生产,竭力营造出“神京翼翼”的城市形态,筑造出“四方之极”的伟大帝京,“非壮丽无以重威”³,以之作为彰显权力、隐喻合法性进而强化政治认同的王朝地理权力空间秩序中心。这一历史性空间生产,明代北京是空间表象,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空间。

作为表征性空间的北京地区营建物料采贮地。以上物料采贮地,在明代北京营建过程中,经由人类的大规模采办活动,被被动重塑。伐木入山,聚落出现;石厂、灰厂、窑座兴废,道路开辟,道店兴起,村落、市镇星罗棋布;收贮仓厂变迁,历史街区、街道、胡同、村落等城乡居民点、园林景观次第呈现。上述地方,实现了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的演变(见表二)。其物料采贮地,是直接经历的表征性空间,是处于被

1 “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概念,系人文地理学领域近年来讨论城市形态时经常使用的重要词汇。空间的生产即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和“物质”空间的生产。每一种社会,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其自己的空间。空间包含了不同的事物,但它不是一个物质实体,它是事物间的一系列关系。上述概念最早经由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并加以阐发,得到了人文地理等学界的热烈回应。Henri Lefebvr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OX, UK and Cambridge, Mass., USA: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p.38.

2 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编委会编:《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03页。

3 《史记》卷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页。

支配地位的空间。

表二 北京地区与明京营建物料采贮有关的部分人文景观

物料采办分类	景观名称	景观类型
木料采办地	密云区黑谷关村	村落
木料收贮厂地	神木厂大街(明)	历史街区
	广渠门外皇木厂(清)	历史地名
	朝阳区黄木厂路	道路
	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胡同
	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街道
	通州区张家湾镇皇木厂村	村落
	通州区新华街道北皇木厂村	村落
	通州区永顺镇竹木厂村	村落
	丰台区卢沟桥小屯村	村落
砖瓦琉璃烧造地	西城区琉璃厂	街道
	西城区黑窑厂	街道
	西城区陶然亭公园、窑台子	园林
	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	村落
	通州东、西黑窑厂	历史地名
	通州区张家湾镇张湾村	村落
	通州区永顺镇前窑村、后窑村	村落
	昌平区南邵镇官高村	村落
	昌平区马池口镇斋堂屯	村落
砖瓦料收贮厂地	通州区西海子公园	园林
	通州区梨园镇砖厂村	村落
	工部厂(明)	历史地名
	朝阳区砖厂胡同	胡同
	东城区方砖厂胡同	胡同
	西城区铸钟胡同	胡同
石料采办地	白玉塘	水体塘淀
	房山县石窝店、石窝官厅(明)	道店聚落、官府机构
	房山区大石窝镇、石窝村、高庄村、下营村、南辛庄村、纸房村、独树村、岩上村、半壁店、南尚乐村及长沟镇长沟村等诸村	乡镇、村落
	门头沟区东辛房石门营小区	城市居民点
	门头沟区永定镇石厂村	村落
	石景山区石景山公园	园林
	海淀区温泉镇显龙山	采矿点
	海淀区温泉镇温泉村	村落
	宛平县小石窝(明清)	历史地名

(续表)

物料采办分类	景观名称	景观类型
石料采办地	昌平区阳坊镇前、后白虎涧村	村落
	昌平神岭山(石塘、东叫坑、西叫坑)	历史地名
	怀柔区石塘山	采矿点
	怀柔区怀柔镇石厂村	村落
	顺义区牛栏山	采矿点
	顺义区牛栏山镇牛栏山村	村落
	顺义区户耳山	采矿点
	顺义区大孙各庄镇户耳山村、东华山村、西华山村、大塘、小塘、老公庄诸村	村落
石料收贮厂地	花斑石浅铺(明)	历史地名
	大、小石作胡同(清)	历史地名
	西城区大石作胡同	胡同
	石厂街(明)	历史地名
灰料烧办地	丰台区王佐镇后甫营	村落
	丰台区北宫镇大灰厂	村落
	丰台区千灵山灰窑遗址公园	工业遗址
	良乡磁家务店(明)	道店聚落
	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村	村落
	磁家务巡检司(明清)	历史地名、官府机构
	房山县周口店(明清)	道店聚落
	房山区周口店镇	乡镇
	怀柔区灰山	采矿点
	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西斋堂村	村落
	门头沟区军庄镇灰峪村	村落
灰料收贮厂地	灰厂街(明)	历史地名

从中心到边缘的景观互动。明代北京作为神京，是一个被构想的空间，是居于中心的空间；北京地区物料采贮地的空间变动，是一个亲历的空间，处于边缘空间；经由明代北京营建这一可感知的空间，即空间实践，亲历的空间创造出了构想的空间，这就是明代北京的历史性空间生产¹。这一进程，呈现了一系列非对等的互动式景观塑造过程：神京翼翼的北京都城景观得以主动创造，上述采贮地的地理景观则被被动重塑。

专制权力主导空间生产。这一过程，空间既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媒介，又是权力实践的机制。同时，作为与中心空间（北京）对应的边缘自然空间（上述物料采贮地）消失了，变成了一定意义上的社会空间（文化景观），可理解为更大宏观意义上的空间生产。

1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刘怀玉等译：《空间的生产》，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9页。

三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北京地区明北京营建物料采贮遗产群

（一）近古北京城市发展中的特殊文化遗产

作为国史上最重要的建都区，北京保留有最为丰富的中国传统都城城市形态。明代北京营建，上法唐宋，来肇今基，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发展的基础。北京城市发展与存留古代都城遗迹的承继关系紧密清晰，是世界上仅有的少数古今城市形态重叠度较高的历史名城之一。当代北京，就是在延续明清北京城市历史形态基础上的有机更新过程。

城市（尤其是古代都城）这一独特文化景观的塑造，首先须有赖于支撑城市空间建设的建筑材料，建材是城市空间景观建构的物质基础。明代北京营建这一宏大的城市形态演进过程，在中国古代建筑材料多样、建材技术不发达的历史背景下，须依赖于天下四方之征输，北京地区的物料采贮地，是奠基神京最重要物质基础的见证所在，更是铭刻北京城市发展的生命印记，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特殊文化遗产群，具有独特且重要的遗产价值。

（二）丰厚的北京地区明北京营建物料采贮遗产群

1. 物料采办遗迹

西城区琉璃厂一带，下承清代形成的琉璃厂文化区域，留下了众多历史地名和历史街区等地名资源。黑窑厂一带，残留高台窑座与取土低洼窑坑结合，改造形成了秀美的陶然亭湖坡园林景观。门头沟琉璃渠村，仍保留有数处明清琉璃烧造窑址。通州、昌平等区县，明代烧造窑座众多，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地，明代灰窑星布，窑座兴废，形成众多村落地名。丰台后甫营千灵山一带，在保留复原明清灰料烧制遗迹的基础上，建成了首家灰料遗址公园，实现了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生态景观的初步修复¹。房山大石窝镇白玉塘、磨碑寺等处，遗存的明代采石遗址尚存，附近采石而形成的古村落众多。门头沟马鞍山石厂村一带，因采石而形成聚落地名多处外，山旁尚有多通重要明代采石碑刻等文物遗存。

2. 收贮仓厂遗址

因营建之需，仓厂主要分布在内外城及通州等水次近郊。神木厂、大木厂、山西大木厂、台基厂、大通桥砖厂、方砖厂、备用厂、石作、灰厂、砖厂、皇木厂、竹木厂、花斑石厂等厂库，专掌京外输运皇木、砖瓦、石材、灰料等收放贮用，其诸厂遗址主要分布在今东西城及朝阳区，今上述仓场遗址多已不存，但仍留着相当丰富的街道、胡同、村落地名或碑刻资料等地名文化遗产。

3. 瑰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述遗产群，不仅包含古代工业遗址、仓厂历史建筑群遗址、历史地名、历史街区、古村落、地上典型文物遗存、地下文物埋藏区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还存留有刘伯温建北京城传说、帝王踩坟及十三陵传说、长城传说、孟姜女传说、卢沟桥传说、鲁班传说、通惠河传说等瑰丽的北京城市起源、营建类民间传

¹ 《非煤矿山披新绿：千灵山灰窑遗址公园讲述“矿山变美景”》，《北京日报》2021年5月5日第二版。

说,在北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口传传统主要传说类型中,占据着首要地位,自明清以来,世代在北京民众中口耳相传¹。以上北京城市营建类传说的演变和流布,反映了近古北京城市空间生产对区内住民的深刻影响,寄托着近古以来北京住民共同体对北京城市起源、营建、形成及发展的丰富文化想象,是构建近古以来北京住民共同体城市意象的内核,是近古北京地区尤其是近城居民共同文化感觉区形成的文化基础。

此外,上述遗址群的物料采办,如石料开采、加工,琉璃砖瓦烧造、官式建筑施工等传统古建技艺,工序严格、技艺高超、传承有序,是中国古代传统手工业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大石窝汉白玉开采加工、传统石雕技艺、京西琉璃烧造、古建施工等传统手工技艺,已有多项列入国家级非遗技艺。以上丰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凝蕴成为北京厚重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4.北京文化功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房山、门头沟、石景山、海淀、昌平、丰台等地的采石、烧灰、琉璃烧造等采办遗迹,反映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北京城市发展的密切物质文化联系;城区及通州诸仓场等物料收贮遗迹,见证了大运河文化带与北京历史古都的深厚历史渊源。由此而及,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等地的明长城沿线烧造、采石及陵寝营造遗迹,是屏障明代北京军事战略空间安全的长城文化带的重要联结点。该遗产群,是有机联结北京传统城市文化遗产与北京区域历史文脉的关键纽带,充分认识、发掘上述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可为北京区域文化功能创新和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三)北京地区明北京营建物料采办遗产群的保护

对于象征城市生命印记的营建物料采办遗址,若干国外城市曾有先行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可供借鉴。国际已将营建物料遗址作为“城镇遗产”的一部分²。埃及阿斯旺附近的古采石场,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都城、神庙、陵墓等建筑的重要石料采办地,今已列入附近的努比亚世界文化遗产中加以整体保护³。意大利古罗马城建造所需之火山灰混凝土材料及石料开采地,曾被载入罗马建筑典籍《建筑十书》中,现代以来已陆续有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措施⁴。北京,作为仍保留有清晰城市生命发展印迹的都市,对现存营建物料采办遗产群,应当在借鉴国外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从简单遗存保留到深厚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

遗憾的是,在过往北京文化遗产认定、文物保护、城市规划、村落改造中,系统研究和制度化保护严重缺乏,无论在遗产理念、文保措施还是城乡规划上,该遗产群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和重视。除少数遗址外,大多遗迹或消灭殆尽,或保护全无,或野蛮开发,或展示说明不当,遗产群的整体保护理念及分类保护措施堪忧。在当前北京规划建设中,亟待促进保护理念的转变、加强文保措施的实施及规划建设中的前瞻性保护开发。

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明北京营建物料采办遗产群,是始终贯通首都功能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

1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北京地区常见传说分布示意图,中国 ISBN 中心出版,1998 年。

2 丁新军、阙为民:《国际采石场遗产研究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园林》2016 年第 9 期。

3 韦子墨:《努比亚寻踪》,《文明》2011 年第 2 期。

4 [古罗马]维特鲁威著,陈平译:《建筑十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79—81 页。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建设的历史文化脉络。这一宏大进程中，以历史底蕴、文化远见、人文情怀，以前瞻性的保护理念，结合北京文化带大遗产保护规划，对该遗产群现状展开全面普查、线性文化遗产规划保护及遗产展示传承等工作，对于存留北京城市历史记忆、存续北京城市历史发展脉络、留住北京城生命印记，具有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意义和久远文化价值。



地图1 北京市现存明代北京营建物料采贮遗迹及营建类非遗民间传说类型分布示意图

四 小 结

有明北京营建，其在京物料采贮，有着明显的两个规律：其灰料、石料、琉璃砖瓦料烧造采办，以上述物料在今北京地区资源贮备较多，按取近原则，多在京内资源产区附近就地开采或烧办后输运；其木材、大宗城砖等烧造物料、苇课等，非北京本地宜产，则分派京外各适宜地方采办，其输京贮运，取便运原则，采办后水运或陆挽，以达京内水次、陆道便利地方收贮，这也是以上各物料收贮厂地的设立原则。明代北京营建这一历史性空间生产，不仅主导了明代北京地区的空间形态变动，其留存至今的丰厚物料采贮遗产群，更是紧密联结历史与现实、民众与国家、城与人的生命印记。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